

美国年度最佳

A Prisoner of Memory

[美] 埃德·戈尔曼 马丁·H·格林伯格 编
(Ed Gorman and Martin H. Greenberg)

杨凤妍 张婕 译

是 会 忘

小说集

(2008)

新华出版社

美国年度最佳

A Prisoner of Memory

AND 24 OF THE YEAR'S FINEST CRIME AND MYSTERY STORIES

[美] 埃德·戈尔曼 马丁·H·格林伯格 编
(Ed Gorman and Martin H. Greenberg)

杨凤妍 张婕 译

是
不
是
小说集

(2008)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年度最佳悬念小说集. 2008/ (美) 科尔曼, (美) 格林伯格编;
杨凤妍, 张婕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011-8684-6

I. 美… II. ①科…②格…③杨…④张… III. 推理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9686 号

京权图字: 01-2009-1561

A PRISONER OF MEMORY AND 24 OF THE YEAR'S FINEST CRIME AND MYSTERY STORIES

Copyright © 2008 by ED Gorman and Martin H. Greenber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美国年度最佳悬念小说集. 2008

责任编辑: 鞠 景

封面设计: 冯 锴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刷: 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684-6

定 价: 27.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2) 2838225

目 录

- 1 克拉克·霍华德 阴霾的喀布尔之夜
- 33 劳伦·意斯杜曼 堕落天使
- 50 迪克·罗切特 魔狗
- 75 迈克尔·康奈利 穆赫兰道
- 90 桑德拉·斯克皮托尼 每个人都有所爱
- 102 杰佛瑞·迪佛 赔罪
- 124 劳伦斯·布洛克 白色的想象
- 134 劳拉·李普曼 马尾女孩
- 143 耶利米·希利 为垂死者祷告
- 157 罗伯特·S·勒文森 记忆中的囚犯

- 177 帕特里夏·阿波特 救赎
- 191 布莱恩·克特摩斯 尸体搜寻犬
- 199 希拉里·戴维森 纪念日
- 205 凯利·阿斯文 非同寻常
- 210 道格·艾林 像狗一样死去
- 242 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 末日军
- 279 汤姆·皮奇里 丧亲之痛
- 288 布兰登·杜波伊斯 乡村举止
- 308 克莉丝汀·马修斯 然后,她就不见了
- 330 吉姆·胡西尼 保卫人员
- 349 南希·皮卡德 我是杀手
- 359 克莉丝汀·凯瑟琳·卢斯克 接班人
- 379 玛西亚·穆勒 扒手
- 394 比尔·普洛齐尼 中奖奖券
- 403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情人,七月热浪

阴霾的喀布尔之夜

克拉克·霍华德

1955年7月，克拉克·霍华德将自己的西部短篇小说处女作出售给了《雄鹿》杂志。此后，他又向《微光地带》、《阁楼》等众多杂志出售了200余部小说。霍华德是《艾勒里·奎恩》推理杂志的定期撰稿人，他曾五获奎恩推理杂志读者奖；他还荣获过埃德加奖与迪林格奖；他还获得过斯普尔奖、夏姆斯奖与安东尼奖的数次提名。短篇小说一直以来都是他最为钟爱的写作。

老式的四引擎星座式货机刚一飞离巴基斯坦的边界，就收到了喀布尔境外的卡特布凯尔航空塔的降落指示，飞机开始在黑暗的阿富汗上空缓缓下降。当跑道灯光映入眼帘的时候，摩根·坦尼蜷缩在飞行员班尼·科恩身后的弹跳座椅上，俯瞰着污秽的阿富汗城郊。

“你确定我在机场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吗？”坦尼询问道。

“相信我，”班尼·科恩答道，“三年来，我帮助人们潜入潜出这个国家，还从未失过手。”

“你的秘诀是什么？”坦尼问道。

“赫尔希巧克力棒，”科恩答道。

“赫尔希巧克力棒？”

“没错，带杏仁的那种。阿富汗人极其迷恋杏仁。请原谅，这是个双关语。”

老式飞机的起落装置与柏油跑道猛烈地冲撞了一下，腾空而起，随之又更加猛烈地冲撞了一下，上下颠簸着，踉跄地着陆了，朝着货站的方向减速而行。等飞机停稳之后，摩根·坦尼跟着班尼·科恩穿过狭窄的过道，来到了高大而宽敞的舱门前，过道两边是用钢索固定的巨大木箱，科恩打开舱门，放下了滚珠轴承滑道。四辆卸货铲车已经朝着飞机驶来。科恩打开舱门，放下了一个及地的铝梯，把一只手提箱甩到肩上，爬了下去。

“把你的背包递给我，”他说道。

坦尼将一个老旧的背包递了下来，背包上面只能隐隐看到四个字母：USMC（美国海军陆战队）。

“好久没看到这种背包了，”科恩说道。背包封口处有一个钢铁搭扣，上面挂着密码锁。科恩注意到背包很沉，“里面装着什么？”

“普通工具？”摩根·坦尼一边向下爬一边说道，“枪支、弹药、洗干净的货币？”

“喀布尔游客所需的一切东西，”科恩笑着说，他冲着货站点了下头，“跟着我，不要说话，按我说的做，”“你以前来过喀布尔吗？”

“没有。”

“这里是真正的粪坑。你曾去过的其他地方都无法与此地相提并论，兄弟。”

“我曾去过很多地方，班尼，”摩根·坦尼说道，“扎伊尔、西贡、内罗毕、安哥拉……”

“没错，那些地方都无法与喀布尔相提并论，这里是真正的粪坑，整个喀布尔都是粪坑。”

“我以为联合国在塔利班得势之后会打扫干净的”

“联合国？笑话，兄弟，等着瞧吧。”

两人进入了破败的货物检测通关处，他们看到一个体格魁伟、两眼无神的阿富汗人正在翻阅《花花公子》。

“莫阿萨，我的朋友！”科恩愉快地打着招呼，“一切安好？”

“护照和签证，”这个叫做莫阿萨的人头也不抬地说道。

“莫阿萨，看我为你可爱的妻子带了什么，”科恩大声说道，与此同时，他从手提箱中取出了两打带有杏仁的赫尔希巧克力棒。

莫阿萨抬起头来，伸出一只手接过了巧克力，“太好了，谢谢。”他伸出一只手，“护照和签证？”

“还有”科恩继续说道，“看我为你美丽的情妇带了什么！”他掏出半打用粗橡皮筋绑在一起的黑色连裤袜。

“这份慷慨我无福消受，”这位阿富汗官员说道，他依然伸着另一只空空如也的手，“护照和签证？”

“莫阿萨，”科恩央求道，“你知道我是个没有证件的无国籍人士，我只希望能够获准将货物卸下，我甚至不会离开货站一步。”

“那你的朋友呢？”莫阿萨询问道。

“他是一个游客，仅此而已。他误了从卡拉奇起飞的商务客机，幸好我心地善良，载了他一程。但是，他的护照却被遗留在了阿拉伯航空服务台。行行好，莫阿萨，他只想在艾斯卡雷德和姑娘们共度几个晚上。”

“明白了，”莫阿萨说道。艾斯卡雷德是喀布尔最为臭名昭著的妓院之一，这所妓院当前的经营者是一个自称为基辅夫人的白俄罗斯妇女，她的身段在妓院中数一数二，但却从不卖身，她雇佣了两个前相扑手常伴左右，以确保熙熙攘攘的妓院相安无事。莫阿萨非常熟悉那所妓院，他严肃地注视了摩根·坦尼好一会儿。“老实说，你的背包中装着什么？”他询问道。

摩根耸耸肩，“普通工具，枪支、弹药、洗干净的货币。”

莫阿萨蹙了一下眉，随即放声大笑，用手指着摩根。“你的朋友，”他对班尼·科恩说道，“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是的，他是个开心果，”科恩表示赞同，面带紧张的笑容。

他塞给莫阿萨一张 50 元的英镑。

“带他去坐出租车，”这位阿富汗官员说道，“但是，你得留在货站。”

当莫阿萨把巧克力与连裤袜放进大抽屉并上锁的时候，科恩说道：“上帝保佑你一家。”

科恩把摩根带到几辆破旧出租车等候的地方，“你将会在野狗俱乐部见到唐纳修，”他告诉摩根，“他可是亡命澳大利亚人的忠实搭档，向他转告我的祝福。”

摩根点点头，“多谢你的帮助。”

“谢谢你，”班尼说道，“谢谢你的慷慨报酬，祝你好运。”

“我还会用到你的，”摩根想着，钻进了出租车。

野狗俱乐部位于鸡街，鸡街是喀布尔的主干道之一，坑坑洼洼。夜幕降临了，彩色霓虹灯照亮了人行道，小摊小贩出入各家店铺，兜售着手帕、毛毯、糕点和偷窃而来的西方食品及盗版 DVD，酒吧、俱乐部、妓院、按摩院、快餐连锁店、刺青店等延向远方，这一切都让摩根回想起西贡失守之前最后一周的情景，窈窕妖烧的亚洲女孩涂着粉色与橙色的妆容与过往的雇佣兵、患有战斗疲劳症的战区战士、穿着牛仔布的合同工、穿着衬衣卷着袖子把领带卡在裤兜中的联合国工人、自由自在的年轻美国海军士兵谈着生意。所有人都装备着武器，自动步枪随意地拿在手中，肩膀上的枪套中装着沃尔特 PPK（Walther PPK）半自动手枪，连发左轮手枪插在装满子弹的子弹带下面。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街道，但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人在意这一点。

摩根走进了野狗俱乐部。在开往城镇的出租车上，摩根开锁打开了背包，现在，他大衣下的腰带中插着一支瑞士工业公司（SIG 公司）绍尔 P230 自动手枪，大衣口袋中还揣着装有 60 发子弹的弹夹，一支较小的自动 Kahr 公司精英型 K9 手枪插在腰背部的腰带上。摩根站在俱乐部门口，硕大的背包挂在一侧肩上，他扫视着眼前嘈杂、刺耳、烟雾缭绕的景象，如同警觉的猎

鹰闯入了未知的森林一般，他的双眼沿着拥挤的吧台扫视着，掠过墙边的小隔间、吧台与中间的桌椅，在顾客中、酒保中、侍者中、皮条客中搜寻着熟悉的面庞，特别是不友善的面庞。即便在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唐纳修之后，他那淡蓝色的眼睛仍在转动着、搜寻着，直到他确信在此没有敌人——至少表面上看来是没有，他才走向唐纳修与另外三个人就座的后边的桌子。

“你好，唐尼，”摩根走到桌边的时候说道。唐纳修抬起头。

“哎呀呀，”他说道，“这不是处事冷静、鼎鼎大名的坦尼双胞胎之一吗。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能抵达这里呢。”

“现在你不用想了，”摩根答道。

坐在桌边的人站起身来，麦克哈林·唐纳修是个壮如公牛的爱尔兰人，他66岁，脖颈粗壮、胸腔宽厚、浑身肌肉，他穿着紧身的迷彩衬衫，衬衫上扎着挂肩枪套与弹夹，一侧插着Glock17自动手枪，另一侧插着双层弹夹。他用力拥抱了一下摩根，“一切安好，小伙子？”

“很好，唐尼，你呢？”

“非常好，伙计。来，到我办公室去谈。我先失陪了，兄弟们，”他对桌边的其他人说道，然后领着摩根沿着附近的走廊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并随之关上了身后的门。这是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金属办公桌、几把金属坐椅，几个金属弹药箱摆在地上，以备后用。

“坐，小伙子，坐，”唐纳修说道，随之坐在了桌子后边的转椅上，并从底层抽屉中拿出一瓶金酒，几个杯，他斟了四杯酒。

“干杯，”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随之将第一杯酒一饮而尽。

当唐纳修向后仰靠在转椅上时，转椅仿佛发出了痛苦的咯吱声，“恐怕你这趟要白跑了，伙计。你这次注定会无功而返。”

“我所认识的唐尼从来不会说这种话，”摩根说道。

唐纳修耸耸肩，“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更加睿智。对一切都更加明了：女人、酒精、杀戮。他会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

已经无法再做了。”

“你过去不是总说世上无难事，想好了就去做吗？”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现在已经老了。”

“好吧，也许我正在这里浪费时间，”摩根说道，“也许我应该去找其他更加勇敢的人。”

这个健壮的爱尔兰人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但他很快压抑住愤怒，身体前倾，弯曲了粗壮的手指，放在桌面上。“是这样，摩根，我知道你现在心急如焚，因为你的双胞胎兄弟维吉尔正被关押在喀布尔外的 Pul-e-Charki 监狱。他的罪名是虐杀了三个阿富汗居民，因为他急于想从这三个人口中得知奥萨姆·本·拉登的行踪——这可以使他从这个混蛋身上获得 2500 万美元赏金。维吉尔将会在阿富汗法官麦赫迈特·阿拉维面前受到审讯，而阿拉维一向是个反西方主义者，他曾公开表示过自从塔利班倒台之后，西方影响毁坏了他的圣地；此外，他也是希望将所有非穆斯林驱逐出阿富汗的党派领袖。自从 2001 年美国入侵以来，你的兄弟是第一个被指控犯有死罪的西方人，阿拉维企图利用维吉尔来对抗美国、英国以及所有入侵此地的外国人士。维吉尔一定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并被绞死。情况就是如此，孩子。”

“我打算去劫狱，”摩根平静地说。

“劫狱？”唐纳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劫 Pul-e-Charki 监狱？你这是在做梦，伙计。不可能成功的，从那里救人根本无从下手。”

“我并非打算只救一个人，我打算释放那座狗屁监狱之中的所有囚犯。唐尼。”

唐纳修咕哝道，“那得需要一支小型部队。”

“我打算集结一支小型部队，一支受过训练的由雇佣兵组成的武装力量。”

“太疯狂了。这需要 100 万美金。”

“我已筹到 100 万美金，”摩根说道，他弯下腰，拍了拍身边

地板上的背包，“就在这里。”

“你是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摩根身体前倾，双肘抵在双膝上，“我了解那座监狱，我认识一些曾被关押在那里的囚犯，我听过一些传闻，那是个污秽的场所，皮鞭、铁链、老鼠、寄生虫、肮脏的食物——简直就是噩梦。那里甚至还有拷问间……”

“你兄弟维吉尔就是因为拷问他人才入狱的，”唐纳修提醒道。

“维吉尔拷问过的那三个男人……”

“两个男人，”唐纳修纠正道，“一个女人。”

这句话使摩根略微愣了一下，但他随即便说道，“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是阿尔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他们曾杀害过无数无辜的人。无论如何，我都要炸开 Pul-e-Charki 监狱。”他凝视着唐纳修，“你是否加入？”

唐纳修啜饮了一口金酒，咂了咂嘴，说道，“这样吧，明早咱们一起去好好观察一下 Pul-e-Charki 监狱的情况，然后你告诉我你的劫狱计划，再做决定，如何？”

“很好，”摩根表示赞同。

他们再次干杯，喝光了金酒。唐纳修问道，“找到住处没有？”

“没有。”

“沿着这条街走，向右拐，有家穆斯塔法旅馆，用我的名字登记，让前台给你开一个楼上阴面的房间，避开街道的噪音。我明早 10 点左右去找你。”

摩根再次背起背包，离开了野狗俱乐部，顺着喧闹的街道而走，他警觉地观察着周围，他觉察到身后有人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快步走到摩根身边。

“打扰一下，请问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今晚不行，亲爱的，”摩根说道，以为她是个妓女，“我很累，刚从长途飞机上下来。”

“我知道，”她说道，“我从机场就一直跟着你。”

摩根停下脚步，右手本能地去摸腰带上的自动手枪，“你从机场就一直跟踪我？”

“是的，开车跟着你，我想跟你谈一谈。”

离近了观察，摩根才注意到她绝非妓女。摩根暗自揣测她是个阿富汗人，现代阿富汗人，小巧、迷人，穿着时髦的长裤套装，一侧肩膀上挎着一个大挎包。他决定先不动声色。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摩根假装无意地问道。

“我的名字是李班·阿德南，”她说道，“我是个广播新闻记者，为挪威广播公司（NRK）工作——新喀布尔广播电台，我正在做一个有关城市雇佣兵的系列片。我想要采访你。”

“你搞错了，小姐，”摩根说道，“我并不是雇佣兵，我是个药品推销员。”

“哦？”她挑起黑而浓密的眉毛，“当你离开野狗俱乐部的时候，我看到你跟麦克哈林·唐纳修握手了，他可是个鼎鼎有名的雇佣兵，或许你向他推销阿司匹林来着？”

“我去那家俱乐部是为了打听穆斯塔法旅馆的方位。我根本不认识跟我交谈的那个人。”

“明白了，”她从挎包中掏出一张5×7的黑白光面照片，“我想你可能会告诉我你也不认识这个男人吧。”

在一家艳舞俱乐部的霓虹灯照耀下，摩根看了看照片。那是他的孪生兄弟维吉尔，带着手铐脚镣，被两个阿富汗警察押送的照片。

摩根紧紧握住李班·阿德南的手臂，将她拖拽到两座建筑之间的通道上，避开了拥挤的人流。到了通道之后，摩根加大了握力，以便让李班知道她根本无法逃脱，“你到底想要什么？”摩根开门见山地冷冷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我想采访你，我想让喀布尔的居民知道为什么夜间会有大量全副武装的人潜伏在喀布尔的街道上，我想让公众了解这些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在此逗留的原因。”

“就算我是个雇佣兵，难道你以为我会愚蠢到接受你的采访，让大家知道我来此地的原因吗？”

“这是匿名采访，”她说道，同时扭动了一下被握紧的手臂，“我们甚至可以使用颤音麦克风来伪装你的声音……”

“小姐，”摩根坚定地说道，“你找错人了，明白吗？我并不认识俱乐部中的那个人，也不认识照片中的那个人！”

“但是他和你长得一样。那不就是你吗，或者说——你是他的兄弟？”她大声说道，就好像刚刚恍然大悟一般。

“听我说，女士，”摩根握紧她的手臂，“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要你好看。”

李班扭动得更加剧烈了，“请放手，好疼——”

摩根放开了李班的手臂。“离我远点，”摩根警告道。

把李班留在过道上，摩根自己走回了街道的人行道，继续朝着穆斯塔法旅馆前进。

第二天上午 10 点，摩根下楼看到唐纳修正在旅馆大厅等他。他把摩根带到了外边破旧的敞篷吉普车上。唐尼依旧扎着双面挂肩枪套，还带了一把 AR-15 自动来复枪。摩根依旧带着那两把手枪，不过他还带了一把诺克斯折叠式枪托的莫斯伯格 500 霰弹枪，它还可以当作长管手枪使用。摩根仍然将背包挂在一侧肩膀上，不过，现在背包显然轻了很多。

“除了钱以外，其他东西都掏出去了吧，”唐纳修猜道。

“猜对了，”摩根回答道。

“这样背着包到处走，你不担心有人抢夺你的背包吗？”

“不怕死的可以试试。”摩根登上吉普车之后，拿出一发 12 号霰弹，装入了莫斯伯格的枪膛，随后把枪放在双膝之间的背包旁边。当唐纳修跳上吉普车的时候，发现摩根的夹克下面穿着防弹衣。

就在他们开车离开旅馆的时候，摩根注意到旅馆附近停着一辆绿色的大众汽车，李班·阿德南坐在驾驶座上。“混蛋！”摩根

气愤地想着。但他却什么也没对唐纳修讲，他不想惊扰唐纳修。

两人驱车离开了城镇。在他们途经无数毁坏的建筑物之后，来到了一片广阔平坦的灌木丛，摩根看了一眼旁边的后视镜，发现那辆绿色的大众汽车远远地跟着，并不太显眼。摩根瞟了一眼唐纳修，确信这个健壮的爱尔兰人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摩根在心里咒骂李班，决定暂时不去想她；现在摩根拿她毫无办法，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待会儿就……

在驱车离开喀布尔大约 10 英里之后，他们驶上了通往 Pul-e-Charki 监狱的沙砾路。从外面看，这所监狱非常古旧，有些地方的墙皮都脱落了，监狱塔楼看起来摇摇欲坠。这座监狱是苏联占领阿富汗时修建的，当时的维护工作就应接不暇。阿富汗政府接管了这所监狱之后，维修工作就荒废了，牢房、管道、厕所、食物、囚徒待遇——所有的一切都糟糕透顶，除了加强了安全工作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恶化了。

唐纳修把车停在能够窥视监狱正门和外墙的位置。“想象你正在自上而下俯瞰监狱内部情况，”他说道，“里边的操场四周有四座牢房，第一座牢房被称为‘Block-e-Awal’，在那里，”他指着前面的角落，“这里通常用于关押地位较高的囚徒、外国人与雇佣兵。杰克·伊德玛就被关在那里。他曾统领自由组织七军刀俘虏，拷问阿富汗国民，就像你兄弟那样，想要获悉奥萨马·本·拉登的消息。杰克干了 10 年，他非常聪明，从不杀人。维吉尔也被关押在那里，那里还关着一些记者与摄影师，他们撰写或拍摄了一些新政府不愿曝光的事情。”

“第二座牢房横穿操场中间，在那里，”唐纳修指着对面的角落，“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那里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物，大部分是对抗美国的前塔利班分子。”

“第三座牢房在那里，第二座牢房的后边，那里都是些普通罪犯，小偷、猥亵儿童的人、酒鬼、奸商、藐视古兰经与穆斯林法律的人。”

唐纳修停止讲话，望着远方荒地上朦胧模糊的地平线。摩根等了一小会儿，说道：“你刚才说有四座牢房。”

“是的，”唐纳修清了清喉咙，“第四座牢房是行刑的场所，绞刑，斩首。偶尔也会有较轻的处罚：砍掉小偷的双手，弄瞎窥视他人妻子之人的眼睛，用石头砸死女人的奸夫——”

“粗糙的正义，”摩根说道。

“如果你称之为正义的话。”摩根觉得唐纳修的声音听起来异常轻柔，满怀同情。对他这样一个四十多年来以杀人为生的人而言，感触颇深。

摩根迅速眺望了一下远方，发现绿色的大众汽车刚好停在能够监视到他们的地方。他要想办法应对这个女人，他绝不允许她妨碍自己营救兄弟的计划。

“你怎么看，伙计？”唐纳修询问道，打断了摩根的思绪。

“你在里边有内应吗？有可以买通的守卫吗？”

“也许吧。”唐纳修耸了耸肩。

“能在外边给我招募 12 个能干的人吗？”

“看情况吧。你想要专业人士？”

摩根点点头，“四个爆破专家、两个火箭弹专家、六个陆战能手。”

“应该可以，武器呢？”

“陆战队员装备 AR—15，外加一把他们各自惯用的手枪，火箭弹专家装备 37 毫米的火箭炮，爆破专家装备 K—2 塑料线圈定时炸弹。”

“弹药呢？”

“合用的，穿甲燃烧曳光弹，最好用的，多多益善。”

唐纳修揉搓着下巴上的胡子楂，“车辆呢？”

“配有点五零口径发射器的半履带式装甲车，车上还要装备火焰喷射器。”

“上帝呀，摩根！火焰喷射器？”

“是的，由两个装甲专家操控这些装备。”

唐纳修叹了口气，“还需要什么？”

“我们其他人分坐两辆钢板悍马，在冲向监狱正门时，分居半履带车的两侧。”摩根深吸一口气，“就这些。”

“确定吗？”唐纳修略带挖苦地问道，“你确定不需要派几架战斗机事先扫射吗？”

“这些要求你能否全部满足？”摩根坦率地问道。

“你会知道的，今晚来野狗俱乐部见我。”

在唐纳修驱车返回喀布尔的途中，摩根从后视镜中看到绿色的大众汽车一直尾随着他们。他咬紧下颚。

摩根回到旅馆房间半个小时之后，传来了轻柔的敲门声。他站在房门左侧，紧握西格 230 手枪问道，“谁？”

“是我，”一个女声答道“李班·阿德南。”

摩根一把拉开门，将李班拽入房中，随即便锁上了门。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跟踪我一个早上之后，还敢来到这里！”摩根气愤地说道，“难道我没警告过你离我远一点吗？”

“我并不怕你！”李班厉声说道。

“这点显而易见，你究竟想要什么？”

“也许，”她同样气愤地说道，“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看看昨晚你在我手臂上留下的淤青！”她把短衫的袖子往上一捋，露出了一只带有几处淤青的手臂。

“如果你再多管闲事，可就不止这些淤青了！”摩根恐吓道。

“我再重申一遍，我并不怕你，坦尼先生。无论你打算干什么，我相信你不会对我做出愚蠢的举动，进而打断你的计划吧。而且我的一个朋友知道我正在跟踪你，当局会迅速找到你。”

“如果我对你做了什么，”摩根自信地说道，“相信我，没有人能够证明什么。”

“但他们能够证明你是非法入境，”她反驳道，“我看到你和班尼·科恩在机场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单是你和你的朋友唐纳修